

門作積極活動，奉公守法，盡忠職守，任勞耐苦，始終不懈，視奮鬥爲天職，以犧牲爲當然；青年有此志氣，抗戰乃能必勝。

二 實施軍事訓練

在抗戰過程中，青年皆須受嚴格的軍事訓練，俾每一個團員皆具有保衛國族之技能。而此軍事訓練，且須包含忠黨愛國之精神訓練，健身強種之體格訓練，刻苦耐勞之生活訓練，與迅速確實之行動訓練。青年受此訓練而後，必能革除文弱委靡之頹習，再進而感應社會，乃可使一切建設皆以軍事部勒之精神，達到共同一致之成功。

三 實施政治訓練

青年皆受政治訓練，使人人具備建設三民主義國家所必需之政治素養及行使四權與實施地方自治等重要知能，並須熟習民權初步，了解管理組織與領導羣衆之必要方法。必如是則青年在思想上對於三民主義方能有真誠不貳之信仰，在行爲上對於現在民治國家公民權，方可行使而無憾，而三民主義的新中國乃可以實現。

四 促進文化建設

國家之強弱繫於一般國民文化水準之高下。我國民衆知識程度與並世列強相差實遠。知識青年必須自動奮起，一致參加掃除文盲工作，協助進行通俗教育及戰時宣傳，務使在極短期間加強一般國民之政治認識，而提高其文化水準，庶幾可以走上現代國家平等自由之大道。

五 推行勞動服務

青年必須體會「總理」人生以服務爲目的」之遺訓。在一週內須各自參加社會十小時以上之生產勞動，一方面可藉以增加生產，發展國民經濟，同時則藉社會服務之機會，可以深入民間，習知實際之艱苦，更因接近民衆，而以工作成績取得一般同胞之信任。

六 培養生產技藝

青年一方面注重科學之修養，使意識言行一切皆科學化，養成有條理、有組織、重精密、重實踐之新的民族性；同時更須以最大努力接受技術訓練，養成生產與勞動之藝能，俾得有大量青年服務於農商、路礦、電氣等各種輕重工業，使國家偉大之建設可以加速完成。凡此諸端，皆爲今後本團所必須努力執行之任務，亦即本團認爲革命青年所應共同

1 黽勉之信約，惟欲達成此任務，必須吾青年以滌除舊染與振作生機之精神，徹底改造其生活。不惟限制享受，躬行刻苦，更須於日常生活中養成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之習慣，革除凌亂、污穢、繁複、奢侈、遲鈍、虛浮之惡習；務使社會風尚皆得因吾青年實踐極端的節約勞苦的新生活，而煥然丕變；全國同胞皆能爲吾青年嚴守紀律、服從命令之團體生活的精神所感應，而進爲現代之國民。

總之，本團之目的在集中全國優秀之青年國民，無間兵、工、農、商、學，而與以一貫之訓練，集之於同一之組織，納之於新生活之規律，由明禮義、知廉恥、具備現代國民之基本條件，以進於羣策羣力、一心一德、負責任、守紀律、共同建立三民主義現代最新國家之基礎。本團之創設非爲吾青年個人謀出路，而要求吾青年貢獻其能力、自由與生命，以爲國家民族謀出路；非爲吾青年策安樂、圖享受，而欲吾青年共甘苦、同艱危，以求抗戰建國之成功與三民主義之實現。

中國今日之恥辱危殆，可謂至矣。吾偉大之山河原野，徧受敵軍之踐踏；五千年綿延之歷史，處於存亡絕續之危機；吾革命先烈與抗戰將士赤血白骨無量數之犧牲，皆有待於吾

全國青年繼起努力以竟其全功。是以吾人今日必須猛省過去不能保育青年、領導青年之罪愆，而應急起直追，爲吾青年造成一革命的、實踐的組織；更爲適應國家民族當前迫切之需要，應使此組織成爲網羅全國優秀熱烈青年及革命分子之唯一組織。中正深信全國無量數富有革命精神之青年將一致集合於本團之內，遵守本團之紀律與命令，接受本團之訓練與指導，以增進其貢獻國家之能力而發揮其神聖偉大之使命。中正受命黨國，負荷重責，當提掖吾全國親愛之同胞，同艱共苦，生死以之，以踏上我新中國光明成功大道。黃帝子孫，中華青年，盍興乎來！

一一 淳于髡一日進七士

戰國策

¹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²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³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³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⁴睪黍、梁父之陰，則⁵邾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

「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一一一 鄒忌諷齊王納諫

戰國策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

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

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

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聞進；其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一二二 敬告中等學生

陸費逵

歐美各國，小學是義務教育。大概小學就學兒童，在¹學齡兒童百分之九十以上；德國、瑞士、丹麥，則竟達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中學就不然了。²中學年齡的少年，能進中等學校的，大概不過百分之一、二十。因為年齡一到十三、四歲，在家計不裕的人家，或令自食其力，或助父母工作，所以能進中學的，其比率便小了。

³我國人口五萬萬，中學年齡的少年，應該有五千萬人；⁴可是進中學的，不過二十四、五萬人，其比率為二百分之一。以總人口計算，則二千人中方有中學生一人。以二千人中而僅有一人，可見要做一個中學生，真是不容易。

諸君！諸君的家計，未必都是富裕的。但是諸君的父母兄弟，不使諸君自食其力，不使諸君幫助工作，而甘心供給諸君進中學，這是為甚麼呢？就是希望諸君，受相當的教育，儘這幾

年期間努力學習知能涵養德性鍛鍊身體以期將來能爲國家社會效力完成二千人中一人的任務。諸君反躬自省，做這二千人中的一人，以境遇論，是何等的幸運；以責任論，是何等的重大！

我國家社會，正在復興的路上，不知有多少事業，等著要建設；不知有多少東西，等著要生產。在最近的將來，一定需要大批有知能、有才德、而又強健耐苦的青年，投身於各種建設事業及生產組織，人人都像鋼骨一般，做那二千人的中堅；人人都像火車頭一般，做那二千人的前驅。要是諸君之中，現在有一人不努力於學業，將來我國家社會，就少了一根支持的鋼骨，就少了一架推進的火車頭。諸君要知道：諸君學業的成敗，關係於諸君個人者小，關係於國家社會者大！

願諸君努力！祝諸君進步！

一四 青年生活

廖世承

世界上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中最寶貴的一個階段是青春時期。芳草的嫩綠，楊柳的

垂青，祇代表春意的和煦，尙不能代表青年的生命力。秋風一起，柳條漸漸枯了，芳草漸漸萎了，除了傲霜的秋菊，後凋的松柏，有甚麼柔枝嫩葉能與寒威努力奮鬥呢？

蜂的釀蜜，蠶的吐絲，祇能代表生命的價值，也不能代表青年生活的意義。因爲它們自身毫無主張，徒然爲勞力的衝動所支配。

青年的生活，既不能如柳枝、芳草的無力，也不能如蜂、蠶的「爲人作嫁」。青年的使命，在充分的發展他們的生命力，爲現社會的中堅分子，爲世界的生力軍。

現在的青年，因爲不能利用他們的生命力，放棄了應盡的天職，有的力用到不正當的路上去，有的力潛藏著沒有發揮出來，以致喪失了少年時的活潑天真——身體衰弱了，思想腐化了。

要保持青年生命的力量，第一要有希望。希望是生命的源泉。想黃金，想快樂，不是我們所說的「希望」。倘若各人都爲自己的享樂而奮鬥，那麼誰該做勞力的事業和生產的事業呢？我們所說的「希望」，是指一個人的自信力。要深信自己有能力，要深信自己能發展所有的能力，要深信環境無論怎樣變遷，前途無論怎樣惡劣，荆棘叢中總可開闢出一條生

路，以完成爲羣衆造福的心願。

要發展青年生命的力量，第一要有工作。工作是幸福的寶鑰。工作的反面是偷懶，偷懶的結果是浪費。我國不單是浪費了無限的地力，並且浪費了無數的人力。試問全民族中有多少入對於生產事業和創造事業，能抱著決心埋頭工作的；試問青年學生們有多少入能避免讀死書，注意自動的研究，充分利用他們的眼睛、耳朵、口、雙手和大腦；世界上的文化，不是由虛空的幻想造成成功的，是由精密的思想和點滴的汗血，一層一層堆積起來的。工作愈真實，生活的意義愈豐富，互助的精神亦愈顯著。能自助助人的人，才是人世間最快樂的人。深信你自己，充實你自己，不要自餒，不要偷懶，抱有希望的青年，不怕工作的青年，才是向前邁進的青年，才是生機暢滿的青年。

一五 一張小小的橫幅

朱自清

這是一張尺多寬的小小的橫幅，馬孟容君畫的。

上方的左角，斜著一卷綠色的簾子，稀疏而長。簾子中央，著一黃色的、茶壺嘴似的鈎兒。

——就是所謂軟金鈎嗎？「鈎彎」垂著雙穗，石青色；絲縷微亂，若小曳於輕風中。紙右一圓月，淡淡的青光徧布紙上。月的純淨、柔軟與和平，如一張睡美人的臉。從簾的上端向右斜伸而下，是一枝交纏的海棠花；花葉¹扶疏上下，²錯落著，共有五叢，或散或聚，都玲瓏有致。葉嫩綠色，彷彿掐得出水似的；在月光中掩映著，微微有深淺之別。花正盛開，紅豔欲流；黃色的雄蕊，歷歷的閃閃的，襯托在叢綠之間，格外覺著嬌³。嬌了。枝欹斜而騰挪，如少女的一隻臂膊。枝上歇著一對黑色的八哥，背著月光，向著簾裏。一隻歇得高些，小小的眼兒半睜半閉的，似乎在入夢之前，還有所留戀似的。那低些的一隻，別過臉來對著這一隻，已縮著頸兒睡了。簾下是空空的，不著一些痕跡。

這頁畫，布局那樣經濟，色彩那樣柔活，故精采足以動人。雖是區區尺幅，而情韻之厚，足以⁴淪肌浹髓而有餘。我看了這畫，瞿然而驚，留戀之懷，不能自己。故將所感受的印象細細寫出，以誌這段因緣。

一六 藝術三昧

豐子愷

有一次我看到 ¹ 吳昌碩寫的一方字，覺得單看各筆畫，並不好；單看各個字，各行字，也並不好。然而看這方字的全體，就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好處。單看時覺得不好的地方，全體看時都變好了，而且非此反覺不美。

原來藝術品的這幅字，不是筆筆字字行行的集合，而是一個融合不可分解的全體。各筆、各字、各行，對於全體都是有機的，即為全體的一員。字的或大或小，或偏或正，或肥或瘦，或濃或淡，或剛或柔，都是全體構成上的必要，決不是偶然的；即都是為全體而然，不是為個體自己而然的。於是我想像：假如有絕對完善的藝術品的字，必在任何一字或一筆裏已經表出全體的傾向。如果把任何一字或一筆改變一個樣子，全體也非統統改變不可；又如把任何一字或一筆除去，全體就不能成立。換言之，在一筆中已經表出全體，在一筆中可以看出全體，而全體只是一個個體。

所以單看一筆、一字或一行，自然不行。這是偉大的藝術的特點，在繪畫也是如此。中國畫論中所謂「氣韻生動」，就是這個意思。西洋 ² 印象畫派的持論：「以前的西洋畫都只是集許多幅小畫而成一幅大畫，毫無生氣。藝術的繪畫，非畫面渾然融合不可」。在這點上

想來，印象派的創生，確是西洋繪畫的進步。

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藝術。三昧境，在一點裏可以窺見全體，而在全體中只見一個個體。所謂「一有多種，二無兩般（碧巖錄）」，就是這個意思罷！這道理看來似矛盾又玄妙，其實是藝術的一般的特色，美學上的所謂「多樣的統一」，很可明瞭地解釋其意義，譬如有三隻蘋果，水果攤上的人把它們規則的並列起來，就是「統一」。只有統一，是板滯的，是死的。小孩子把它們觸亂，東西滾開，就是「多樣」。只有多樣，是散漫的，是亂的。最後來了一個畫家，要寫生它們，給它們安排成一個可以入畫的美的位置——兩個靠攏在後方一邊，餘一個稍離開在前方，——望去恰好的時候，就是所謂「多樣的統一」，是美的。要統一，又要多樣；要規則，又要不規則；要規則的規則，規則的不規則；要一中有多，多中有一。這是藝術的三昧境！

宇宙是一大藝術。人何以只知鑑賞書畫的小藝術，而不知鑑賞宇宙的大藝術呢？人何以不拿看書畫的眼來看宇宙呢？如果拿看書畫的眼來看宇宙，必可發現更大的三昧境。宇宙是一個渾然融合的全體，萬象都是這全體的多樣而統一的諸相。在萬象的一點中，必可

窺見宇宙的全體；而森羅的萬象，只是一個個體。⁴勃雷克的「一粒沙裏見世界」，⁵孟子的「萬物皆備於我」，就是把宇宙當作一大藝術看的罷！藝術的字畫中，沒有可以獨立存在的；一筆；即宇宙間沒有可以獨立存在的事物，倘不爲全體，各個體也就盡是虛幻而無意義了。那麼這個「我」怎樣呢？自然不是獨立存在的小我，應該融入於宇宙全體的大我中，以造成這一大藝術。

一七 不爲與不能

孟子

齊宣王問曰：「¹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²孟子對曰：「²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³王乎？」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⁴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⁵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

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⁶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⁷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⁸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⁹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¹⁰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曰：「有¹¹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¹²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¹³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

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¹⁴運於掌。詩云：『¹⁵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一八 侍坐章

論語

¹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²毋吾已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³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⁴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⁵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⁶知方也。』

夫子哂之。

「求爾何如？」

對曰：『方六七十，⁷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赤爾何如？」

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⁸會同，⁹端章甫，願爲¹⁰小相焉。」

「點爾何如？」

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¹²撰！」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¹³沂，風乎¹⁴舞雩，詠而歸。」

夫子喟然嘆曰：「¹⁵吾與點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

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唯求則非邦也與？」

「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則非邦也與？」

「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一九 遊黃山記

袁枚

癸卯四月二日，余遊¹白嶽畢，遂浴²黃山之³湯泉。泉甘且冽，在懸崖之下，夕宿慈光寺。次早僧告曰：「從此山徑仄險，雖⁵兜籠不能容，公步行良苦，幸有土人慣負客者，號『海馬』，可用也。」引五六壯佼者來，俱手數丈布。余自笑⁶羸老乃復作襁褓兒耶？初猶自強，至憊甚，乃縛跨其背；於是且步且負各半。行至⁷雲巢，路絕矣，躡木梯而上，萬峯刺天，慈光寺已落釜底。是夕，至文殊院宿焉。

天雨寒甚，端午猶披重裘，擁火。雲走入奪舍，頃刻混沌，兩人坐，辨聲而已。散後，步至立雪臺，有古松，根生於東，身仆於西，頭向於南，穿入石中，裂出石宕，石似活似中空，故能伏匿其中而與之相化。又似畏天不敢上長。大十圍，高無二尺也。他松類是者多，不可勝記。晚，雲氣更清，

諸峯如兒孫俯伏。黃山有⁸前後海之名，左右視，兩海並見。

次日，從臺左折而下，過⁹百步雲梯，路又絕矣。忽見一石如大鼇魚，張其口，不得已，走入

魚口中，穿腹出背，別是一天。登丹臺，上¹⁰光明頂，與¹¹蓮花、天都二峯，爲三鼎足，高相峙。天風

撼人，不可立，幸松針鋪地二尺厚，甚軟，可坐。晚至獅林寺宿焉。趁日未落，登始信峯。峯有三，遠

望兩峯夾峙，逼視之，尙有一峯隱身落後。峯高且險，下臨無底之溪。余立其顛，垂趾三分在外，

僧懼挽之，余笑謂：「墜亦無妨。」問「何也？」曰：「溪無底，則人墜當亦無底，飄飄然知泊何

所；縱有底，亦須許久方到，儘可須臾求活。惜未挈長繩，縋精鐵量之，果若干尺耳！」僧大笑。

次日，登大小清涼臺，臺下峯如筆，如矢，如筍，如竹林，如刀戟，如船上桅，又如天帝戲將武

庫兵仗布散地上。食頃，有白練繞樹，僧喜告曰：「此雲鋪海也。」初濛濛然，鎔銀散錦，良久渾

成一片。青山羣露角尖，類大盤凝脂中，有筍脯蠹現狀。俄而離散，則萬峯簇簇，仍還原形。余坐

松頂，苦日炙，忽有片雲起，爲蔭遮，方知雲有高下，迥非一族。薄暮，往西海門，觀落日。草高於人，

路又絕矣。喚數十夫芟夷之而後行。東峯屏列，西峯插地怒起，中間鶻突數十峯，類¹²天台瓊

臺。紅日將墜，一峯以首承之，似吞似捧。余不能冠，被風掀落；不能鞵，被水沃透；不敢杖，動陷軟

沙，不敢仰，慮石崩壓。左顧右睨，前探後矚，恨不能化千億身，逐峯皆到。當「海馬」負時，捷若猿猴，衝突急走，千萬山亦學人奔，狀如潮湧。俯視深坑怪峯，在腳底相待，倘一失足，不堪置想！然事已至此，惴慄無益。若禁緩之，自覺無勇。不得已，託孤寄命，憑渠所往，覺此身便已¹³羽化。
¹⁴淮南子有「膽爲雲」之說，信然！

初九日，從天柱峯後轉下，過白沙疇，至雲谷，家人以肩輿相迎。計步行五十餘里，入山凡七日。

二〇 登泰山記

姚鼐

泰山之陽，¹汶水西流；其陰，²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³古長城也，最高。⁴日觀峯，在長城南十五里。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⁵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⁶泰安。是月丁未，與知府⁷朱孝純子穎，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⁸酈道元所謂⁹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稍平，越

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

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¹⁰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

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¹¹擣菹數十者，山也。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¹²絳皜駁色，而皆若僂。

亭西有¹³岱祠，又有¹⁴碧霞元君祠，皇帝¹⁵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¹⁶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

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迹。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桐城姚鼐記。

我們在泰山頂上看出太陽。在航過海的人，看太陽從地平線下爬上來，本不是奇事；而且我個人是會飽飫過江海與印度洋無比的日彩的。但在高山頂上看日出，尤其在泰山頂上，我們無鑿的好奇心，當然盼望一種特異的境界，與平原或海上不同的。果然，我們初起時，天還是暗沈沈的，西方是一片鐵青，東方些微有些白意，宇宙只是——如用舊詞形容：一體莽莽蒼蒼的。但這是我一面感覺勁烈的曉寒，一面睡眠不會十分醒豁時約略的印象。等到留心回覽時，我不由得大聲的狂叫——因為眼前是一個見所未見的境界，原來昨夜整夜暴風的工程，卻砌成了一座普遍的雲海。除了日觀峯與我們所在的「玉皇頂」以外，東西南北只是平鋪著瀰漫的雲氣，在朝旭未露前，宛似無量數厚毳長絨的繇羊交頸接背的眠著，卷耳與彎角都依稀辨認得出。那時候在這茫茫的雲海中，我獨自站在霧靄溟濛的小島上，發生了奇異的幻想：——

我軀體無限的長大，腳下的山巒比例我的身量，只是一塊拳石；這巨人披著散髮，長髮在風裏像一面黑色的大旗，颯颯的在飄蕩。這巨人豎立在大地的頂尖上，仰面向著東方，平拓著一雙長臂，在盼望，在迎接，在催促，在默默的叫喚；在崇拜，在祈禱，在流淚——在流久慕

未見而將見、悲喜交互的熱淚……

這淚不是空流的，這默禱不是不顯應的。

巨人的手，指向著東方——

東方有的，在展露的，是甚麼？

東方有的是瑰麗榮華的色彩，東方有的是偉大普照的光明——出現了，到了，在這裏

了……

*

*

*

*

玫瑰汁、葡萄漿、紫荊液、瑪瑙精、霜楓葉——大量的染工，在層累的雲底工作；無數蜿蜒的魚龍，爬進了蒼白色的雲堆。

*

*

*

*

一方的異彩，揭去了滿天的睡意，喚醒了四隅的明霞——光明的神駒在熱奮地馳

騁……

*

*

*

*

雲海也活了：眠熟的獸形的濤瀾，又回復了偉大的呼嘯！昂頭搖尾的向著我們朝露染青饅形的小島沖洗，激起了四岸的水沫浪花，震盪著這生命的浮礁，似在報告光明致歡欣之臨在……

再看東方——²海勾力士已經掃蕩了他的阻礙，雀屏似的金霞，從³無垠的肩上產生，展開在大地的邊沿。起！起！用力！用力！純燄的圓顛一探再探的躍出了平地，翻登了雲背，臨照在天空……

* * *
歌唱呀，讚美呀，這是東方之復活，這是光明的勝利……

散髮禱祝的巨人，他的身影互在無邊的圓海上，已經漸漸的消翳在普遍的歡欣裏；現在他雄渾的頌美的歌聲，也已在雲霞變幻中，普徹了四方八隅……

* * *
聽呀，這普徹的歡聲！看呀，這普照的光明！

詩 (一) 早發白帝城

李白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二) 峨眉山月歌

李白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二二一 毅力

梁啓超

天下古今成敗之林，若是其¹莽然不一途也。要其何以成，何以敗？曰：有毅力者成，反是者敗。

蓋人生歷程，大抵逆境居十六七，順境亦居十三四；而順逆兩境，又常相間以迭乘。無論事之大小，必有數次乃至十數次之阻力；其阻力雖或大或小，而要之必無可逃避者也。其在志力薄弱之士，始固曰：吾欲云云，吾欲云云，其意以爲天下事固易易也；及驟嘗焉而阻力猝來，頽然喪矣。其次弱者，乘一時之²客氣，透過此第一關；遇再挫而退。稍強者，遇三、四挫而退。

更稍強者，遇五、六挫而退。其事愈大者，其遇挫愈多；其不退也愈難。非至強之人，未有強善於其終者也。

夫苟其挫而不退矣，則小逆之後，必有小順；大逆之後，必有大順。盤根錯節之既破，遂有應刃而解之一日。旁觀者徒豔羨其功之成，以爲是殆幸運，而天有以寵彼也；又以爲我蹇於遭逢，故所就不彼若也。³庸詎知所謂蹇焉、幸焉者，彼皆與我同之，而其能征服此蹇、利用此幸與否，卽彼成我敗所由判也！譬如操舟，如有兼旬之期，行千里之地，其間風潮之或順或逆，常相⁴參伍。彼以堅苦忍耐之力，冒其逆而突過之，而復得從容以度其順；我則或一日而返焉，或二、三日而返焉，或五、六日而返焉，故彼岸終不可達也。

孔子曰：「⁵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⁶有爲者，譬如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成敗之數，視此而已。

二二二 舍己爲羣

蔡元培

積人而成羣；羣者，所以謀各人公共之利益也。然使羣而危險，非羣中之人出萬死不顧

一生之計以保羣，而羣將亡，則不得已而有舍己爲羣之義務焉。

舍己爲羣之理由有二。一曰：己在羣中，羣亡則己隨之而亡。今舍己以救羣，羣果不亡，己亦未必亡也。即羣不亡，而已先不免於亡，亦較之羣己俱亡者爲勝。此有己之見存者也。一曰：立於羣之地位，以觀羣中之一人，其價值必小於衆人所合之羣。犧牲其一而可以濟衆，何憚不爲！一人作如是觀，則得舍己爲羣之一人；人人作如是觀，則得舍己爲羣之衆人。此無己之見存者也。見不同，而舍己爲羣之決心則一。

請以事實證之。一曰從軍。戰爭，罪惡也；然或受野蠻人之攻擊而爲防禦之戰，則不得已也。例如比之受攻於德，¹此人奮勇而禦敵，雖死無悔，誰曰不宜！二曰革命。革命未有不流血者也；不革命而奴隸於惡政府，則雖生猶死，故不憚流血而爲之！例如²法國一七八九年之革命，中國數年來之革命，其事前之鼓吹運動而被拘殺者若干人，是皆基於舍己爲羣者也。三曰暗殺。暗殺者，革命之最簡單之手段也。殲魁而釋從，懲一以儆百，而流血不過五步。古者如³荆軻之刺秦王，近者如⁴蘇斐亞之殺俄帝亞歷山大第二，皆其例也。四曰爲真理犧牲。真理者，和平之發見品也。然或爲教會、君黨、若貴族之所忌，則非有舍己爲羣之精神，不敢公

言之。例如⁵蘇格拉底創新哲學，下獄而被醜；⁶哥白尼爲新天文說，見讐於教皇；⁷巴枯寧倡無政府主義，而被囚被逐是也。

其他如試演飛機、探險南北極之類，在今日以爲敢死之事業。雖或由好奇競勝者之所爲，而亦有起於利羣之動機者，得附列之。

二四 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孫文

諸君現在受教育的時候，預想將來學成之後，有一種貢獻到社會上，究竟應該做些甚麼事呢？諸君現在還未畢業，知識不大發達，學問沒有成就，自然不能責備諸君一定要做些甚麼事。但是在沒有做事之先，應該有甚麼預備呢？應該要注意些甚麼事呢？依我看來，在這個時期之內，第一件是要「立志」。立志是讀書人最要緊的一件事。中國人讀書的思想，都以爲士爲四民之首，比農、工、商幾種人都要高一些。二、三十年以前的學生，他們有一種立志，就是在閉戶自讀的時候，總想¹入學、²中舉、點翰林，以後還要做大官。我今天希望諸君的，不是那種舊思想的立志，是比那入學、中舉、點翰林、做大官的志還要大。中國幾千年以來，有

志的人本不少，但是他們那種立志的舊思想，專注重發達個人，爲個人謀幸福，和近代的思想大不相合。近代人類立志的思想，是注重發達人羣，爲大家謀幸福。用事實說，中國青年應該有的志願是在甚麼地方呢？是要把中華民國重新建設起來，讓將來我國的文明和各國並駕齊驅。我們現在的文明，都是從外國輸入的，全靠外國人提倡，這是幾千年以來所沒有的大恥辱。如果我們立志改良國家，萬衆一心，協力奮鬥做去，還是可以追蹤歐美。若是不然，中國便事事落在人後，永遠不能自己發達，永遠沒有進步。推其極端，中國便非淪於滅亡不可。所以現在的青年，便應該以國家爲己任，把建設將來社會事業的責任，擔負起來。這種志願，究竟是如何立法呢！我讀古今中外的歷史，知道世界上極有名的人，不全是從政治事業一方面做成功的。有在政權上一時極有勢力的人，後來並不知名的。有極知名的人，完全是在政治範圍之外的，簡單的說，古今人物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業成功。如果一件事業能夠成功，便能夠享大名。所以我勸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甚麼是叫做大事呢？大概的說，無論那一件事，只要從頭至尾，徹底做成功，便是大事。譬

如從前有法國人叫做柏斯多，專用心力，考察普通人眼所不能見的東西，那種東西極微渺，極無用處，爲通常人目力之所不及。在普通人看起來，必以爲算不得一回甚麼事，何必枉費工夫去研究它呢？但是柏斯多把它的構造性質，和對於別種東西的關係，自頭至尾，研究出來，成一種有系統的結果，把這種東西叫做微生物。由研究這類微生物，便發明微生物對於各種動植物的妨害極大，必須把它撲滅才好。現在世界人類受知道撲滅這種微生物的益處，不知道有多少，譬如從前的人不知道蠶有受病的，所以常常有許多蠶吐絲不多，所獲的利益極微。現在知道蠶也有受病的，蠶受了病，便不能吐絲，考察它受病的原因，是由於有一種微生物。消滅這種微生物，便可醫好蠶的病，乃可多吐絲。現在廣東每年所吐絲加多幾千萬，但許多還有不知道醫蠶病的，如果都知道消滅害蠶的微生物，更可增加無限的收入，那種利益該是何等大呢？現在全世界上由於知道消滅害蠶的微生物所得的總利益，又是何等大呢？但是當柏斯多立志研究微生物的時候，他也不知道有這樣大的利益。用這件故事證明的意思，便是說，微生物本是極渺小的東西，但是研究它關係於動植物的利害，有一種具體結果，貢獻到人類，便是一件很大的事。柏斯多立志研究的東西，雖然說是很小，但

是他徹底得了結果，便是成了大事，所以他在歷史上便享大名。我們中國從前的人，都不知道像柏斯多這樣的立志，只知道立志要入學、中舉、點狀元、做宰相，並且還有要做皇帝的。譬如秦始皇出遊的時候，劉邦、項羽都看見了，便各自嘆氣，表示自己的志願。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也。」劉邦說：「大丈夫不當如是耶！」他兩個人的口氣雖然不同，但是他們的志願毫沒有分別。換句話說，都是想做皇帝。這種思想，久而久之，便傳播到普通人羣中。所以從此以後，中國人都想做皇帝，便不想做別的事。自民國成立以來，不是像袁世凱想做皇帝，便是像一般軍閥想做督軍、巡閱使，那也是錯了。因為要達到那種地位是很不容易的，障礙物是很多的。因為他們立志，一定要達到那種地位，所以弄得殺人放火，殘賊人類，亦所不惜。諸君想想，那種志願是好是不好呢？一定是不好的。所以我們必須要消滅那種志願。至於學生立志注重之點，萬不可想要達到甚麼地位，必須要想做成一件甚麼事。因為地位是關於個人的，達到了甚麼地位，只能為個人謀幸福。事業是關於羣衆的，做成了甚麼事，便能為大家謀幸福。近代人類的思想，是注重謀大家的幸福，我從前已經說過了。大家又知道，許多做大事成功的人，不盡是在學校讀過書的，也有向來沒有進過學校，卻能夠做成大事業的。不

過那種人是天生的長處，普通人要所做的事不錯，必要取法古人的長處才好。所以我們要進學校讀書，取古今中外人的知識才學，來幫助我做一件大事，然後那件大事才容易成功。

二五 書史貫一

盧前

初盧溝橋變作冀南各縣民衆制挺起以協助國軍，是爲游擊隊之始。以寡禦衆，收牽掣功，而我游擊戰術遂聞名世界。史貫一者，實首其事。初集1 燕趙間千餘健兒於2 邢臺，日民衆抗敵特務團，貫一自爲之長。不二月，攜械來歸者四、五千人，時敵炸我3 堯山，迫4 無極、趙縣，貫一率諸健兒戰且行。繞道5 內邱，出太行山至6 新鄉，合河南之衆，重編部曲，號豫北游擊第一縱隊。7 樞府既畫分戰區，從制改編爲第一區獨立第二游擊支隊。貫一任副司令，司令則河北。8 張蠡、巨野，編制定，退駐9 輝林，教練日益勤；已而選精壯二千，貫一親統之，進10 武安、涉縣、磁縣、安陽，側擊敵背。敵大恐懼，不敢前。第一戰區11 程司令長官頌雲，特電嘉獎。貫一治兵，有古名將之風。日伏山中，甘苦與士卒共，戰必以身先，故從者千萬，而一心相終始也。既調12 焦作，復受任第一戰區司令部諮議。赴河北 13 滑縣道口，閱光復軍暨各游擊

部隊，敵方圖攻平漢線正面，已毀黃河鐵橋，貫一從¹⁴汜水北上，潛入敵後面，點檢如命。在武安、磁縣、¹⁵彭城、鶴壁召諸游擊隊指揮示機宜畢，將復命歸次。¹⁶湯陰，幾落敵手，脫而走，行至汜水孤泊嘴渡口，敵機來襲，不及避，乃中彈死。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也。貫一，河北省定興縣人，北平郁文大學畢業。年才三十有三。

二六 項脊軒志

歸有光

¹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²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予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³闌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⁴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

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殆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⁵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

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爾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予泣，嫗亦泣。

予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予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扉，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

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過。予扁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予問古事，或凭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吾妻死，室壞不修。予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予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二七 禿的梧桐

蘇梅

「這株梧桐，怕再也難得活了！」

人們走過禿梧桐下，總是這樣惋惜地說。

這株梧桐所生的地點，真有點奇怪。我們所住的屋子，本來分做兩下給兩家住的。這株梧桐，恰恰長在屋前的正中，不偏不倚，可以說是兩家的分界牌。

屋前的石階，雖僅有其一，由屋前到園外去的路卻有兩條——一家走一條。梧桐生在兩路的中間，清陰分蓋了兩家的草場；夜裏下雨，瀟瀟淅淅打在桐葉上的雨聲，詩意也兩家分享。

不幸園裏螞蟻過多，梧桐的枝幹，爲蟻所蝕，漸漸的不堅牢了。一夜雷雨，便將它的上半截劈折，只剩下一根二丈高的樹身，立在那裏，亭亭有如青玉。

春天到來，樹身上居然透出許多綠葉，團團附著樹端，看去好像一棵櫻櫚樹。

誰說這株梧桐不會再活呢？它現在長了新葉，或者更會長出新枝，不久定可以恢復從前的美陰了。

一陣風過，葉兒又被劈下來，拾起一看，葉蒂已齧斷了三分之二——又是螞蟻幹的好

事，哦！可惡！

但勇敢的梧桐，並不因此挫了它的志氣。

螞蟻又來了，風又起了，好容易長得掌大的葉兒又飄去了，但它不管，仍然萌新的芽，吐新的葉，整整的忙了一個春天，又整整的忙了一個夏天。

秋來，老柏和香橙還沈鬱的綠著。別的樹卻都憔悴了。年近²古稀的老榆，護定它青青的葉，似老年人想保存半生辛苦貯蓄的家私，但那禁得西風如敗子，日夕在耳畔絮聒！——

現在它的葉兒已去得差不多，園中減了蔥蘢的綠意，卻也添了蔚藍的天光。爬在榆幹上的³薜荔，也大爲喜悅。上面沒有遮蔽，可以酣飲風霜了；他險兒醉得楓葉般紅，陶然自足，不管垂老破家的榆樹，在他頭上⁴瑟瑟的悲歎。

大理菊東倒西傾，還掙扎著在荒草裏開出紅豔的花。牽牛的蔓早枯萎了，但還開花呢，可是比從前纖小；冷風涼露中，泛滿淺紫嫩紅的小花，更覺嬌美可憐。還有從前種麝香、連理花和鳳仙花的地裏，有時也見幾朵殘花；秋風裏，時時有玉錢蝴蝶，翩翩飛來，停在花上，好半天不動；幽情淒戀，它要殭了，它願意殭在花兒的冷香裏！

這時候，園裏另外一株桐樹。葉兒已飛去大半；禿的梧桐，自然更是一無所有，只有亭亭如青玉的幹，兀立在慘淡斜陽中。

「這株梧桐，怕再也不得活了！」

人們走過禿梧桐下，總是這樣惋惜似的說。

但是，我知道明年還有春天要來。

明年春天仍有螞蟻和風呢！

但是，我知道有落在土裏的桐子。

詩 (一) 山居秋暝

王維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二) 輞川閒居贈裴迪秀才

王維

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煙。復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

二八 盲者說

戴名世

里中有盲童，操¹日者術，善鼓琴。鄰有某生，召而弔之曰：「子年幾何矣？」曰：「年十五矣。」「以何時而²眇？」曰：「三歲耳。」「然則子之盲也，且十二年矣。昏昏然而行，冥冥然而趨，不知天地之大，日月之光，山川之流峙，容貌之妍醜，宮室之宏麗，無乃甚可悲矣乎？吾所以爲弔也。」

盲者笑曰：「是第知盲者之爲盲，而不知不盲者之盡爲盲也。夫盲者曷嘗盲哉？吾目雖不見，而四肢百體均自若也，以目無妄動焉，其於人也；聞其音而知其姓氏，審其語而知其是非。其行也：度其平陂，以爲步之疾徐，而亦無顛危之患。入精其所業，而不疲其神於不急之務，不用其力於無益之爲；出則售其術以飽其腹。如是者久而習之，吾無病於目不見也。」

「夫世之人，喜爲非禮之貌，好爲無用之觀；事至而不能見，見而不能遠；賢愚之品不能辨，邪正在前不能釋，利害之來不能審，治亂之故不能識，詩書之陳於前，事物之接於後，終日睹之而不得其義；倒行逆施，³俛俛然躓其蹶而不之悟；卒蹈於網羅，入於陷阱者，往往而是。」

「夫天之愛人甚矣。予之以運動知識之具，而人失其所以予之之意，輒假之以陷溺其身者，豈獨目哉？吾將昏昏然而行，冥冥然而趨。天下其誰非盲也？盲者獨余耶？余方且⁴睥睨顧盼，謂彼等者，方且不足辱吾之一瞬也。乃子不自悲而悲吾，不自弔而弔吾；我方轉而爲子悲，爲子弔也。」

某生無以答。

二九 三戒 並序

柳宗元

吾恆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於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1 臨江之人，畋得麋，畜之。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

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¹眈眈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²愁愁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³鬪，斷其喉，盡其肉，乃去。

噫！形之老也，類有⁴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⁵永有某氏者，⁶畏日，拘忌異甚。以爲己⁷生歲值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僕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⁸櫛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門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